



自己动手,勤工俭学

一位曾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做老师的市民告诉记者,他珍藏着一组自己的学生在那个时期勤工俭学的照片。为了能够上学,当时的学生一起勤工俭学,或帮助填沟造路或一起在农田干活。“虽然年龄各异,但对工作的热情一样高涨,也折射出了年轻人的朝气蓬勃。”这位市民告诉记者。

(本报记者 于荣花)

40多年前,三位滨州小伙曾在东海舰队奉献青春——

青春时山洞里落下关节病 但从不后悔曾是一名海军

每个时代的青年都有着独特的时代烙印,也因各自从事的不同工作展示了别具一格的风采。当下的年轻人正怀揣“中国梦”欲伸展抱负,而多年前的滨州青年在宁波大榭岛的山洞里战备;虽是截然不同的生活,但都诠释了“青春”的意义。

转眼“五四”青年节又到,我们走访了社区里的老居民,从他们那里获知了各个时代不同青年人的不同风貌。我们也希望当下的青年人在读完这些文字后,也能够属于自己的时代里写下华丽的一笔。

青春记忆

5月2日,本报记者先后采访到市民张元娥、孙善友、孙士明。经过了解得知,三人1969年同在浙江宁波大榭岛做海军,而且都是滨州当地人。

据孙善友介绍,当年从滨州前往浙江宁波东海舰队潜艇22支队的滨州人就有100多个,他和张元娥、孙士明就是其中三位。张元娥、孙善友、孙士明分别是1949年、1950年、1953年出生,参军时分别是20岁、19岁、16岁,三个人青年时代最难忘的记忆就是浙江宁波大榭岛的军旅生活。

张元娥告诉记者,他是部队的通信兵,当时每天的主要工作就是在山洞里负责信号传送和导航等工作,因为山洞里阴暗潮湿,虽然是轮流值勤,但还是不断有战友浑身起“癣”状的疙瘩,长时间在洞里工作,出来之

后脸挑白发黄,“很煎熬,但任务就在那里,我们必须执行。”那时候每人每天4毛钱的生活费,战士们利用业余时间开荒种地,多余的蔬菜和粮食就送给附近的村民,“我用不完的袜子、军鞋等生活用品,都在周末的时间送给附近需要照顾的村民了。”

和张元娥同在后勤部的孙善友做的是军械兵,负责修理枪炮,当时也是在山洞里工作。因为孙善友上进心很强,他很快被吸收为中共党员,刚刚20岁的孙善友在支队作报告时讲述自己“如何带领一个班符合战备要求”的经验,还获得了先进分子称号。这位40多年前的老兵告诉记者,当时他在战备的时候,最长时间在山洞里待了7天7夜,因此落下的关节病几十年来一直如影随形。“虽然是个痛苦的印证,但也是一段甜蜜的回

忆,现在想来是非常充实和宝贵的一段经历。”孙善友告诉记者。

孙士明起初是部队的卫生员,后来到了家属招待所干医生。每天的工作就是帮助战友们看病,针灸、拔火罐、按摩等都干过,做这些工作孙士明一点都没感觉累,他最怕的就是跟着潜艇一起出海。“在大海里,船能摆到四五十度,晕船晕得一口饭都吃不下去,但必须坚持着,挺过半个月。”1971年,孙士明跟随部队到北京受阅,期间因优秀表现还被授予三等功。

当时,100多个20岁左右的滨州小伙们在大榭岛挺过了一个又一个难过,虽然当时身体疲惫不堪,但如今的他们回忆起来,却多了几分美好,少了几分遗憾。

(本报记者 于荣花)

滨城区军休所83岁王守刚老人 三张老照片勾起青年时的回忆

文/片 本报记者 王泽云 通讯员 高淑芳

滨城区军休所王守刚老人今年83岁,老家是滨城区彭李街道办事处。王守刚老人从1947年6月份参加革命工作,但随着年龄慢慢增大记忆越来越模糊。老人至今保存着他年轻时的三张照片,一看到这三张照片老人便能想起他年轻时的事情。

“这张照片是1949年时去惠民地委党校学习的时候照的,这两个人都是跟我一起去的,是我的同学。”王守刚拿着一张三人照片给记者看,为了把这几张照片保存好,王守刚老人专门把照片放在一个相框里,“他这几张照片我都不给他随便乱动,都是他自己收着。”王守刚老伴邵桂芬说。

1949年,王守刚19岁时在当时的滨县马店区任宣传科科长,因为区团委书记要调动工作,他便与区团委书记和区社主任合影留念。“我记忆最深刻的就是下雨天帮着农民群众给庄稼

排涝,那个时候马店区一到雨天就容易涝。”老人回忆说,这项工作非常重要,抢救不及时,老百姓收成就降低。“庄稼地里的水都能淹没小腿,一遇到这种涝灾我们就带领群众们赶紧干啊。”

在马店工作一年多,因为朝鲜战争爆发,响应毛泽东主席号召,王守刚于1950年冬天动员广大青年踊跃参军报名参加抗美援朝。1951年夏天,王守刚跨过鸭绿江便到了抗美援朝前线。“我记得行军时身背枪支弹药和粮食等六七十斤重的物资,每天夜间步行百十里,两只脚都起了十多个血泡,过河时鞋中又灌进了沙子,沙子和血肉粘在一起,没走一步,真是钻心疼啊。”王守刚难受地说,“在通过敌人飞机封锁线时还得跑步前进,我还帮助十六七岁的小战士扛枪被米袋子,最后任务完成后我还被评为三好干部呢。”

后来王守刚老人参加了金城夏季反击大战,他曾经带领30多名战士跟随团指挥部负责收管、教育、审查、登记押送战俘任务,“押送过称中没有房屋也没有围墙,还下着大雨,我们31个人圆满完成了管教押送600多名战俘的任务,没有一个逃跑的,也没有伤亡,其中有一个美国战俘要送我手表,我没要,那个美国军官竖起大拇指对我说‘志愿军是世界上战斗力最强和最好的军队’。”

“那个时候因为行军任务艰巨,经常遇到大雨冲毁了公路,敌人飞机炸毁了桥梁和铁路,粮食运不上来,我们每人一天只能喝二两半小米稀饭,只能吃野菜树皮充饥啊。”老人回忆说。老人先后参加了烽火山狙击战,长山梁子狙击战以及奇袭白虎团战斗等。“1955年回来后便授予了我上尉军衔,那个时候我才24岁。”老人拿着一张他个人的照片给记者看。



1973年孙善友23周岁时在部队的照片。



1969年孙士明16岁参军时的照片。



1970年21周岁的张元娥当兵时期的照片。

以上图片由本报记者于荣花 翻拍



1949年王守刚在滨县马店区工作时的照片。

本报记者 王泽云 翻拍